



自閉症+語言發展障礙

黃媽媽： 我的兒子沒有病！

文：胡亦桐
圖：蔡建新

任誰都不想被白眼、標籤，特別當那個是自己的孩子，所以當專家向黃太建議如何面對社會歧視——就是公開說「不好意思，我的孩子有病」時，她顯得抗拒：「我不想他被看不起！」這句話相信是很多媽媽的心聲。

根據衛生署網頁，有關「幼兒語言發展階段」的資料顯示，一至兩歲的幼兒應該可以說出以物件、人物及動作名稱為主的單詞，並開始能將單詞組合起來，例如「去-街街」、「食-餅」；去到二至三歲，已經能夠說出雙詞或三詞短句，如「哥哥-食-糖」。不過梓灝去到兩歲半時，仍然只懂得說單詞，連表達也成問題，經過健康院的初步觀察後，梓灝在三歲時被帶到中九龍智力測驗中心作評估，最終黃太得到兩組字——「自閉症譜系障礙」及「語言發展障礙」。「他當時的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只有兩歲，即足足遲緩了一歲三個月。」黃太聽後，沒有晴天霹靂，但就如許多媽媽般不放棄自己，大大地自責。「是我失敗，不會教他才會這樣……」



●現場見梓灝其實頗淡定，只是偶爾想走來走去、玩玩具。



●梓灝到了三歲仍然只會說單字，並無法表達自己，令媽媽擔心不已。

「我想聽你話，但我做不到……」

由於對玩具車有莫名的着迷，加上對其擺列方式極其執着，黃太早就察覺兒子有自閉症的特質，只是她同時覺得梓灝有多動症——永遠坐不定，不少次試過在港鐵車廂圍着扶手杆轉，惹來側目；又試過在餐廳吃一啖飯跑一圈，令黃太尷尬至極，因此她說以往自己很少帶子女（她還有個女兒）上街，怕被指指點點。「我受不了別人的眼光，試過為此問專家意見應如何處理，想不到對方竟然建議我對人家說『不好意思，我的兒子是有病的』，我真的說不出口！為甚麼？因為我不想他被人看不起呀！說這番話本來就是一種標籤，連媽媽也這樣說，試問他哪還有自尊？」雖說如此，她還是私下把兒子拉到一邊，問他想想被說是有病，如果不想，就要好好控制自己，試着乖一點。「媽媽，我真的很想聽你話，但我真的做不到，不是我控制得了。」聽到兒子這番話，黃太鼻子一酸，形容心裏在淌血。

為了兒子，黃太出盡法寶，即使她經常說自己學歷不高、廣東話不好，但勝在勤奮好學，不時參加學校或社區舉辦的講座，努力學習不同訓練技巧；老師幫兒子做訓練時用的工作紙，她從沒遺留地好好保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老師提點我要多稱讚他，自問真的不懂讚美，但至少我可以和他同行。」就像做功課，每次她都跟足專家指引，自己先做，叫兒子在旁看，然後和他一起做。字體寫得醜、不會寫，黃太就牽着他的小手，一筆一筆地寫；為了兒子的學業，她中午12時便在街外逗留至6時，目的是帶他到功課輔導班；最近還經常帶兒子參加社區舉辦的親子活動，希望他可以廣闊眼界，豐富經歷。「我很累，很想休息，但為了兒子我會繼續行。」儘管訪談期間多次意會到黃太的愧疚，但說到耐性、心思與那份愛，她是那種會為孩子赴湯蹈火的媽媽。

負責梓灝個案的保良局幼兒服務言語治療師隊長張佩斯及保良局林丁麗玲幼稚園暨幼兒園特殊教育教師郭素妍老師指，梓灝被評為有輕度語言障礙，就此安排了他進行三方面的訓練，包括語言理解、語言表達及詞彙運用，如三詞句，由兩個概念「擺(蘋果) 嘍(樹) 度」至四至五概念「擺(大)(蘋果) 嘍(細)(樹)(下面)」，以及表達和慢慢加長句子、訓練程序與故事描述等。

自我增值 也是一種釋放

上天不會辜負努力的人，用了兩年時間，梓灝的狀況有所改善，會有坐定定的時候，放學回家亦會第一時間完成功課，黃太說時笑咪咪。「對於未來，只期望他更懂事，懂得對自己負責，長大後可以照料自己便足夠。」做媽媽呀，願望從來都不奢侈。不過在照顧SEN孩子上有着許多挑戰，特別是自己的情緒上，黃太不諱言，有時只想往外跑，甚麼也不管。「每當情緒『爆煲』，我會返教會或參加他們舉辦的活動，另外就是自我增值，最近我在學英文，希望可以在學術上幫到团团。」明明在分享如何照料自己的心靈，最終還是牽扯到孩子身上，母愛的力量就是這樣大。

育兒這回事，從來不該假手於人，黃太面對的困難，相信很多爸媽都親歷其中，她的堅毅，亦是不少人具備的特質，不過正如她寄語，無論是否SEN孩子，父母都應該對他們賦予合理的期望，提供愉快學習的氛圍，以及建立穩固的親子關係，才可以讓小朋友健康成長。「來吧，我們去找東西吃，你想搭巴士定港鐵？」臨走前，梓灝摟着媽媽撒嬌，手拖手離去。說到底，SEN其實也不過是別具特質的孩子吧。☺



●媽媽是否充滿愛，從梓灝經常黏着她就知道。